

长篇历史小说

# 大唐渤海国

第二部·经磨历劫

刘沛东·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## 第二部

### 经磨历劫



## 第二十三章 肉腐虫生

刘仁轨到平壤不久便感到半岛形势严峻，矛盾错综复杂，关键是民心向背。自薛仁贵西调后，这里的治理弊政频出，天怒人怨，加之高句丽遗民复国力量扰乱，新罗国金法敏辈暗中推波助澜，已经做成夹生饭。尚不知从何处着手解决，粮食问题又突出了，大军粮草将尽。已近深秋，西部边陲战事频仍，国内粮草本已紧缺，即便朝廷一个月之内能筹集到粮食，北方已天寒地冻，迢迢几千里，在冰天雪岭中运送上千万斤粮食，已绝对不可能。就地征粮，军中也拿不出银子，今春朝廷拨的粮饷快用尽了。刘仁轨隐约感觉到，在本地筹粮，会加深矛盾激化，但将士肚皮终空不得，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。他和李谨行等人商议几次，欲在军中筹集银两，然军士们饷银赶发赶花，所剩无几，不得已决定向各都督府、刺史府借，好歹渡过寒冬再说。而不久反馈的探查信息却是：各州郡的府库大都亏空，亦出不了多少银子。李谨行素知下面已是“穷庙养肥了富和尚”，便提议向各州郡官员们借，刘仁轨准了，遂召集各位都督、刺史议事。

都护府议事大厅座无虚席，除军中大将外，还有各州郡都督、刺史，大都是汉人，皆为朝廷精选的忠贞之士，赴任时效忠词言之凿凿。刘仁轨觉得和他们借些银两渡过目前的困境易如转圜，且这借字从堂堂大唐丞相口中流出，谁能不给他面子呢！未料刘仁轨讲清意图后，这些锦袍玉带的高官却没给他那张老脸添彩儿，偌大的议事厅，恰似煮熟干饭的高丽锅，撤火之后闷上了，一张张油光光的脸黧然摆出低眉顺眼的情态，其状似乎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。这确乎大出刘仁轨意外，他毕竟老道，不动声色地看着前几日尚大谈自己忠诚和政绩的朝廷命官。这边却恼了沙勿帕，肚子里的火憋不住，腾地冒了出来，大概也晓得场合的



## 第二十三章 肉腐虫生

刺史府开始筹办黄大中的生日，贵客盈门，礼金满堂，这生日一办而不可收，岂不知有刺史大堂的交椅在，路路均来钱。一年以后，黄刺史已腰缠万贯了。

严肃，因而将脏字减到底线：

“咋都哑巴啦！老丞相说得实在呀，说是和你们借，也不是白跟你们要，开春就还，干啥连个屁也不放，你家的银子留着下崽儿呀！”

这些都督刺史平日里作威作福惯了，慑于刘仁轨位高权重，不敢造次，却哪里吃无级无品的鞅鞞那一套。沙勿帕抢白的话音刚落，一排排低垂的头倏然抬起，齐齐地从眼中向愣头青射出愤然而蔑视的箭。沙勿帕火上浇油，大吼一声：

“看个老鸟！说你们不服咋的？”

“满嘴脏话成何体统，请问你几级几品哪，这儿哪有你讲话的份？”说话的是熙川刺史黄大中，此人年近四十，颇带威严的官气，话语声音不高，却咄咄逼人。

“啥几级几品？”黄大中的诘责显然有点儿效果，沙勿帕把他常说的“他娘的”省略了，然而他永远理直气壮。

“我不懂啥级呀品的，我就知道老丞相和我对劲儿，一见面就夸我‘好一个壮士’，前天还夸我‘够朋友’，咱老沙从不说瞎话，不信你问老丞相，谁他娘的说这里没我说话的份？你有级有品咋的，有级有品连个屁也不敢放。”

黄大中似乎不屑于和这无赖对话，转过脸不理他。像勇武好斗的战士将杀得兴起，忽然间不见了对手，沙勿帕多少有点失望，正彷徨间，猛地从角落里窜出一句话：

“喂！好一个壮士！你够朋友，你出多少银子？”

这一支冷箭真射中了沙勿帕的要害。确实，他拿不出多少银子。他求救的目光和乞乞仲象相遇时，乞乞仲象做了个手势，沙勿帕会意，即刻来了精神。“喂！刚才说话的是谁呀？你们敢和咱赌吗？我和大酋长把银子全拿出来，你们全拿出来，敢吗？”

沙勿帕的一句话，倒提醒了在座的鞅鞞，他们互用眼光交流后，刘铁英说：“哥哥，诸将都愿把银子交出来，我也把前日朝廷赏赐和各位官员的贺礼全部献上。”无奈众鞅鞞倾其所有，不过五千两，杯水车薪。李谨行提出派人回燕州去取，路远时长，也不行，于是大家都看着老丞相。

刘仁轨把这一切看在眼里，他不动声色，意味深长地对驻平壤的官员们说：

“列位同僚，军中鞅鞅将领的慨然之举，你们作何感想？”

黄大中起身施礼道：“大人，我辈都是朝廷命官，焉有不为圣上分忧的道理。将军们确实令人钦佩，燕国夫人的忠心更令我辈敬服，不过我们情势不同，将军们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我们的那点儿俸禄要养一大家子人哪，即便有积蓄也微微了了。我们也不是小气人，别说是借，就是孝敬朝廷又有何不可，只是这点儿银子解不了危急，望大人体察实情，再寻他途。”

黄大中的话倒也合情理，众官员即随声附和。刘仁轨听罢说道：“黄刺史言之有理，可目前这道坎也须闯过去，你有何高见？”

黄大中略一思忖：“若朝廷立下借据，标明偿还时日，我们每个州从民间筹集三十万斤粮草的银子，不在话下。”

刘仁轨环顾众人道：“诸位有把握吗？”

议事厅气氛活跃起来，官员们信心十足，纷纷说道：“大人放心，只要按这章程，不出十天，粮草即送到都护府。”

刘仁轨深知这样做的后果，但实在找不到出路，便示意李谨行，其事可行。于是大将军下令：由各州刺史执行借粮事宜，讲明意图，全凭百姓意愿施借，不强迫，不逼扰，各位都督严格监督，有欺压强迫者，务论其罪。都督、刺史满口应承，还面带喜色。

沙勿帕格外高兴，上前拍着黄大中的肩膀说：“黄大人，我是个粗人，别生我的气，刚才不是你们放不出屁，是我瞎放屁！”说得众人哈哈大笑。

其实官员们并不似黄大中说的那么穷，而今个个多有积蓄。赴平壤的官员五年一届，这批官员是去年春赴任的，他们上的第一课，就是与前任交接后送其归国所见的场面。那些前任，而今脑满肠肥富得流油，大都发了横财，让后任看得眼热，在目送大车小辆远去的当儿，心中生出的是由羡慕到忌妒到“必须超过他”的念头。现在，对于向民间筹集银子，官员们当然乐于做，那原因是尽可以借此大捞一把，何况有朝廷留下的字据。

黄大中是这批官员中颇精明强干的刺史，回到熙川便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，轻车熟路，办起来特顺手。发告示，列摊派，做动员，搞催缴。同以往一样，凭这一名目，不言借而言征，全州一万六千多户，一户不落，无银以粮顶，无粮以银替。下层官吏，对此道娴熟得很，借粮逼债，如狼似虎，那些亡国之小民，哪敢不依，唯求破财免灾，打掉牙往肚子里咽。不过数日，已筹集近三十万斤粮食，另有白银万两。按说已达到了预期的数目，然黄大中岂肯放过搂钱的机会。这一日，他命人召集熙川富翁三十多人到府内训话。黄刺史极富口才，动用如簧巧舌喷出一番大道理，命每人再贡献白银一百两，说这区区百两对你们来说，不过九牛一毛，而对于朝廷，却是帮了大忙云云。训示后黄大中拱手连声拜托而退，把逼缴的任务交给参军徐直。这徐直是出了名的刁钻酷辣之徒，待刺史走后，即刻变成了皮笑肉不笑的面孔，债主般逼富翁交银子，声言不交银子，怕是难出刺史府。

忽座中一人挺身而出，厉声说道：“大唐天子以仁义治天下，尊礼数，讲信用，告示中明白地标着每户筹集白银十两，我们已经交纳，凭什么无端地又逼我们交银子，还有王法吗？”众人看时，正是熙川首富玄正哲，此人年近五十，他为人仗义，生性耿直，在这一带颇有威望。徐直听罢，诡然一笑：“我正想掐尖儿，不知从哪儿下手，你自己跳出来，还拿皇上压我，真不识时务。这儿天高皇帝远，我的鞭子就是王法！今天就让你尝尝‘王法’的厉害！”说罢大叫，“来人！先抽他一顿鞭子。”应声两厢蹿出一批打手，不由分说，把玄正哲拖出人群，按倒在地，一时间条条毒蛇狂舞肆虐，肩背霎时间皮开肉绽。早有人慌了手脚，一迭儿连声喊道：“别打啦！别打啦！我们拿银子就是！”徐直方叫住打手，笑着说：“为了一百两银子挨打真不值。”于是叫富翁们写下字据，由府衙官员到各家取钱，取来一份，放一个人。一个时辰后，富翁们均被家人赎出，唯独玄正哲死也不肯立字据。他的几个朋友，从刺史府出来后，直奔玄正哲家，说服其家人拿银两换回了主人。此事传扬开去，大有愤愤不平者，官府势大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
嗣后，黄大中用又敲来的三千多两银子，拿出零头派人到民间低价购来粮食，凑足上交的数。黄大中却也大方，拿出两千两孝敬顶头上司



都督府都督，赏徐直一千两，又一千两分赏给这次征钱粮有功者。由此，八千两白花花的银子进了黄大中的腰包。诸事完备，他第一个赴平壤都护府报捷。拿着自编的上万人名册，换来盖有都护府大印的借据，待明年春借据一兑现，便可以大赚一把。

此类敲诈以前也曾有过，只不过未像这次大收一箭双雕之效。而在这当口，市井间终于流传一首童谣，娃娃们大街小巷地唱，其词是：

熙川府，藏大奸，黄蜂徐豺坏心肝。

贪官恶，黎民怨，看看到头谁可怜。

徐直气呼呼地把抄写的童谣给黄大中看，精明的黄大中而今却鬼迷心窍，未窥见出其中暗藏的杀机，看罢笑道：“黄口小儿的话，计较它做甚？注意查访一下，顺藤摸瓜，连他老根也掘了，这事由你来办，没啥可怕。咱们再靠他三年，搂足银子回中原，手中有钱还怕没有大官做吗？反正也不在这里长住，管他童谣童六，跟着我干，错不了。”徐直听罢，有如吃了宽心丸，便有恃无恐地摸瓜去了。

不出十天，四十二个州府相继报捷，上千万斤粮食，大抵巧取豪夺而来，刺史们心虚得很，众口一词地提出了押运粮草问题。刘仁轨、李谨行亦觉兹事体大，派重兵分头去做。又十几个日夜，平壤军中仓廩便装得满满的。九位都督对这次借粮中的猫腻并非一无所知，但被喂得舒舒服服，也就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黄大中精明能干，仕途顺畅，未到不惑之年便做了高官，且前途尚可，腾达有望。当时凡到高句丽故地任职的高官，都是朝廷在册，官任期满，回中原都将委以重任，去年春赴任时，黄大中为示对朝廷的忠诚，携家眷而来。他家庭美满，夫人贤惠、漂亮，二子一女孝顺有教养，同僚们羡慕且眼热，他自己也春风得意。而今他赚了赴任以来最大一笔钱，真可谓一攫千金，而这许多钱，正是他为官质变的标志。短短的两年间，随着潜移默化的巧取豪夺，他已经从一个志向高远、勤政为民的清官演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贪官。世人一提起贪官污吏，或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，其实大不确。尤其是那些能大把捞钱者，都是颇聪明的

人，不仅智商高，且有胆量，只可惜没有用到正地方，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以至于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古往今来，这类事比比皆是，可叹“聪明误”永远不绝种，大有前仆后继之势，黄大中即是这千古贪官繁衍链条中的一环。

黄大中出身贫寒，自幼苦读，后凭真才实学入仕。他笃信圣贤教诲，正直廉明，到平壤任职之初，忠于职守，励精图治，关心百姓疾苦，为民排忧解难，大有建树。未及半年，熙川政通人和，百业蓬勃，他本人也赢得口碑。恰这时，他的顶头上司德州都督将来巡察，是他就任以来接受的第一次检阅。这位都督是黄大中分外敬重的，二人虽交往日浅，但给黄大中留下深刻印象，他临赴任前那都督的嘱咐至今言犹在耳。都督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圣人言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老夫评一个人，只以百姓口碑为准，要做个好官，先要做个好人，无须顾及上司对你的看法。我这些话，你切切勉之，必成大器。”黄大中实实在在地依言而行，并把大他十几岁的上司如恩师般尊敬。而今老师第一次来，他焉敢怠慢，精心准备，细致入微。但对官场的排场，他不屑照搬，自度他钦敬的上司不乐此道。对于巡察，他也无意造作，缘于对自己半年来的政绩充满自信。

巡察日已到，传报都督上午已时临熙川。黄大中心切，提前带一支轻骑出迎，行不久便得遇都督一行排场的仪仗。恭敬自然，毫无客套的拜见后，都督分外热情，坚持让黄大中登辇同车，一路谈笑风生。车仗进熙川城直趋刺史府，其间再无列队迎接，都督下辇时脸上已阴而欲雨，冷冷的。询问接待安排，黄大中回说中午设家宴款待，由黄夫人亲自下厨，这小范围的宴会仅有都督的一名随从和徐直作陪，黄大中心如明镜，没把这高官上司当外人。未料真挚殷勤的服侍未收获期望的热烈回应，都督的脸冷至冰点，胡乱吃了几口，便起身下桌，口里喊着歇息，说下午还要巡察。

“是哪儿弄得不对了？”黄大中、徐直一头雾水，二人探查了一溜十三遭，硬是不知所以。

下午巡察，黄大中遭死罪了，都督横竖不可心，把黄大中的政绩甩在地上，又用脚猛踩，总之贬得他一无是处；甚至当着众官员的面，对

他大声训斥：“真让我失望，你这刺史怎么当的，我巡察了四个郡，哪个都强你一百倍，人家怎么干的？你是怎么干的？这里不察了，明天回德州，上报朝廷，你这刺史也干到头了。”黄大中诚惶诚恐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。

晚上依例宴请巡察高官，肉山酒海，好不丰盛。都督意稍解，但只与他带来的官员说话喝酒，对刺史府的人理也不理，黄大中越发坠入五色雾中，百思而不得其解。恰巧都督的随员中，有一旧日相识，席间起来去净手，黄大中便跟出来，悄悄动问，那朋友说：“你也太不会做人了。我们去了四个郡，他们为欢迎都督花样繁多。有的倾城百姓出十里外欢迎；有的敲锣打鼓，载歌载舞；有的把全城打扮得花团锦簇，均是黄土铺路清水洒街；独你们熙川冷冷清清，你让都督的脸往哪搁？各郡都有惊喜献他，他把巡察熙川安排到最后，曾满怀希望地说过黄刺史不知会搞出什么花样，没想到你让他大失所望，焉能给你好果子吃？”

黄大中万分迷惑：“我都是照他说的做，年初我赴任时，他谆谆告诫，现在还铭记在心，真弄不懂我错在哪？”

“你错在听其言而信其行。用他说的话来评定他的为人，你真是童蒙。”

黄大中顿有所悟，悔在事先未到其他各郡了解一下，也是病重乱求医，说道：“老兄，我该怎么办哪？帮我一把。”

“早干什么啦！自己的梦自己圆。”那朋友说罢，再不理他，急急地奔茅房。

黄大中被晾得好苦，客人们狂吃神聊，推杯换盏，直到曲终人散，都督没给他一个正脸，绝不搭一句话，且那一番吃喝都恶狠狠的，似要把他吃穷榨干。黄大中第一次尝到了官场的滋味，分明觉得有一把软刀穿透皮肉，直向他的心逼近。他呆坐在杯盘狼藉的桌前，心颤魂飞，不寒而栗。

徐直忙着送走客人，返回见刺史呆坐着，便悄声说道：“老爷，人都走光了，你干吗干坐着？哎！你脸色这么不好。”黄大中长叹一声，竟潸然掉下泪来：“我真弄不明白，事情怎能糟成这个样子？”遂将刚才随员的话说给徐直听，言罢又长叹道：“这回我是前功尽弃了。”

“我想未必。”徐直满脸狡猾，自信地说。

“老兄有何高见？”

徐直一番高论，让黄大中目瞪口呆，迷惑地说：“这行吗？”

“肯定行，我料他专吃这口儿。”徐直满脸不屑。

原来徐直颇有心计，为人也仗义。他见黄大中突陷窘境，便诚心想帮忙，欲在都督处寻个突破口。宴席间他注意观察这位朝廷命官的一举一动，发现每当上菜的侍女往返时，都督那双色眯眯的老眼便不由自主地狂觑，几经观察，徐直早心里有数了。而今见黄大中六神无主，便端出高论：“城中有一妓院，名唤艳翠楼，其中当红花魁俏儿，芳龄十九岁，才貌双全，娇媚万端，若让她陪上都督几天，管叫他乐不思蜀。不过事要做得不为人知，只能明码实价地接她出堂。”黄大中踌躇半晌儿，方才决定一试。然这俏儿身价太高，出堂一日白银二百两，官府银无这开销，无奈只得与夫人商议，自家出这笔钱。夫人一怔后倒也通情达理，为了丈夫的前途，忍痛从家用积蓄中出四百两白银，这已将自家积蓄掘去大半，如朝廷饷银接续不上，自家日子将下两个档次。黄大中耻于此道，不愿亲自干这勾当，便把银子交给徐直，让他来办。

且说那都督酒足饭饱后闲极无聊，正在刺史府衙馆驿高间儿中较劲儿，无端地发邪火大骂黄大中。众随员知道他脾气，也不敢劝，避之唯恐不远。这都督更为恼火，一忽儿想找碴儿出气，正这当口，人报徐直求见。

“不见！”都督无名火从脑门冲出，“熙川刺史府没一个好东西！都是他妈的驴马烂子！”

话音未落，徐直大摇大摆走了进来，他面带笑容，打躬深施一礼：“给都督大人道喜！”

都督见惯此道，知将有好事，却佯作不懂，只以不屑之态回应一句：“去去去！没心思跟你扯淡！今天倒透霉了，道什么喜？”

“献上桃花之喜！”

这“桃花”两个字，似在都督心尖最痒处轻轻地挠了一下，他即刻精神起来，两眼放出馋痨鬼似的攫取的光，掩不住内心的乐，致使那一张本来老气横秋的脸被乍起的深纹割裂得惨不忍睹，嘴里尚又遮又盖

地说：“梦话！大夏天哪来的桃花。”

徐直见火候到了，朗声说道：“都督大人请看，这是熙川上等的人面桃花。”话音未了，只听门外廊上琴瑟之声乍起，悠扬婉转，绕梁三回。伴着优美的旋律，门帘掀起处，一妙龄少女，身着粉红轻纱长裙，透出那绝美窈窕的身材，云髻高耸，以香扇掩面，轻移莲步至正堂上翩翩起舞。一曲终了，方移步都督面前，香扇慢慢下移，露出奇俏绝美的面容，随即莺声婉转道：“都督大人万福。”

那都督惊喜若狂，竟手舞足蹈不能自己，半晌儿方安静下来，定睛细瞧。但见那女孩儿身材奇绝，体态轻盈，面似桃花，唇红滴露，尤其那一双眼睛勾魂摄魄，顾盼含情，一时竟看呆了。待徐直大声咳嗽一声，他才醒过神来问道：“徐参军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“都督大人，我献上的人面桃花，你还满意吗？”

“啊，啊，好，好！熙川还有这般美人，你叫什么呀？”

“人面桃花”细步上前，伸手在那张沟壑交错的脸上抹了一把，娇滴滴地说：“大人，奴婢名字叫俏儿！我是来侍候大人的。”喜得都督一把将俏儿挽在怀里，忽转头对徐直说：“哎！你怎么还不走哇！退下！”

徐直出门径直到黄大中家，刺史正在书房等得着急，未待徐直坐稳便问道：

“那边情况怎样？”

“那边？我看老家伙猴儿急，怕是正怜香惜玉，办那事呢。”

黄大中长叹一声说道：“这人哪，可真没处看。当年我上任前，他那一番话，说得我心潮难平，真对他崇敬得很哪，这人怎么能言不由衷呢？”

“还是你书生气十足，此辈的话，是要反过来听的。”徐直世故地说。

第二天日上三竿，馆驿高间儿内绝无声响，直到太阳老高方传出话来：“都督今天不走了。”黄大中只得在外面小心翼翼伺候着，好酒好菜招待，一边又派徐直到妓院续交银两。想起徐直“乐不思蜀”的话，不由得暗暗叫苦，那都督若真赖着十天半月不走，府内十几口家人便要

扎脖子了。于是后悔听信徐直的话，可若不如此，前面这个坎无论如何也过不去，而这番经历让他猛然间长了大见识，道貌岸然的大人们口口声声唱着“民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高调，事实却远不是那么一回事。民为重，重又有什么用；君为轻，也是无所谓的，天高皇帝远，或轻或重无大关系。可是这顶头上司，确是万万轻不得，他不仅决定你官职的升降，你的小命，其实也攥在他手里。一忽儿他又钦服古人造字的高明，“官”字，是一顶乌纱压着两个口，口再多，在乌纱的重压下也无法伸张，顶头上司的乌纱，而今确实压得堂堂刺史大人喘不过气来。

第四天上午，也就是黄大中的家底已经被掏空、无以为续的当儿，人报都督大人因家有急事，午饭后便起程回府。黄大中如释重负的感觉尚未来得及品味，徐直又迎头炸响霹雳：都督虽没有明讲，但话里话外要点儿孝敬钱，说他有急用——大抵是给他几日里如胶似漆的俏儿。

“这钱一定得出，大人，十八拜都拜了，就差这一哆嗦了。这几天都督大人特高兴。”徐直说。

“要点儿，这点儿是多少？”黄大中茫然地问。

“少了拿不出手，我看至少也得五百两。我私下问过他的随员。”一句话差点让黄大中坐到地上。“说实话，我的家已经掏空了，一点儿也拿不出来了。”

“我有个办法。”徐直正视黄大中询问的眼神继续说，“只能从府库里提银子了。”

“那可使得！要是有人捅出来，可要掉脑袋的！不行……”

“只是串用一下，我跟师爷说，保证不能出事儿，要不，也没别的办法。”

确实没有别的办法。黄大中犹豫半晌儿，到底答应了。

徐直再次见到都督时，他正跟俏儿调笑，见徐直空手而回，心中不悦，两眼望着天花板，去接俏儿用翘着的小嘴送上的瓜子仁儿。半晌儿，冷冷地说：“哎！哎！你怎么还不走哇！退下！”

“大人，卑职有要事禀报！”徐直恭恭敬敬地说。

都督勃然发怒：“耳朵聋啦！我让你退下。”

“我有两句话，说完就走。”都督见徐直执拗起来，把头一偏，再不理他。徐直接着说：“卑职有个不情之请，还望都督答应。”都督一听心里更焦躁，这个徐直真不是东西，刚才我话说了一箩筐，按理也够直白了，他硬是装傻充愣，现在又要求我办事。刚要发作，碍着身旁风情万种的俏儿，转念这可人儿是徐直送上的，于是没好气地说：“讲吧，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看大人这几天辛苦，特孝敬您白银五百两，回去买些补品营养身子，素知大人为官清正，不敢贸然造次，还请大人笑纳。”

都督突然眉开眼笑了，那变化比上乘的变脸艺术家来的还快，且掩不住心里的美。徐直见状，以手击掌，随之一行仆人鱼贯而入，将十盘盖着红绸的纹银齐齐地放在桌案上，又随即鞠躬欲退。这时节，都督脸上笑细胞已经隐退，脸变得正经起来：

“徐参军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是我的下属，毕竟同朝为官，我们之间还用搞这个吗？唉！看你一片孝心，却之不恭，咱们下不为例。”说罢起身走到桌案边，掀开一盘上的红绸，拿起一块银子捏捏，放下，说：“徐直，你很好，人忠心又机灵，比那木头黄大中强多了，不出十天，熙川刺史就姓徐了，那个姓黄的，哼，屁也不是！”

“大人栽培，徐直谢了，但卑职有一件事不敢隐瞒，大人不怪我，卑职才敢说。”

“你说，你说！我哪能怪你呢。”

“大人，我这小小参军，哪能有这么多银子呢？这是黄刺史倾其所有重金聘俏儿来伺候您，听说大人要走了，又叫我送上这五百两银子，还嘱咐我千万别告诉大人。刚才大人说要抬举我，取代黄刺史，这我就不能再隐瞒，请大人恕罪。”

都督脸上的表情，这时再难看不过了，仗着脸皮厚，尴尬在脸上片刻消失，转而吐出这样一番说辞：“徐参军，其实你不说，我也早料到这些是黄刺史所为，像我这样身负重任的官，时刻不忘为朝廷选拔人才。这几天你给我印象很深，真是个人才，但不知你为人如何。我明知这几天的照顾是黄刺史所为，但佯作不知，用这件事考查你，嘿，你真是仗义的汉子，今番交了一张上乘的答卷。徐参军，你前途无量啊！”

徐直有如吃了一只苍蝇，直想呕，却忍住了，顺势又说了几句恭维的话，诸如大人时刻不忘忠心报效朝廷，为我小辈楷模之类。都督又自谦一番，说道：“其实我这几日一直严格考查黄刺史，这个人能经得起考验，政声又好，真是可造之才，这回该和他见面了。徐直，你快去请黄刺史。”

徐直刚迈出房门，都督又将俏儿揽在怀里，说道：“小亲亲，你是我见到的最美丽、最聪明、最俏媚的可人儿。这几天伺候，让我饱尝风情，又过了一把新婚的瘾，你太辛苦啦！我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看见了吗，这五百两银子，都是你的。”美俏儿欣喜万分，抱住鬓发斑白、满脸沟痕的肥头，鸡叨米似的好一顿猛啖。

黄刺史来了，都督分外热情，脸上笑开了花。黄大中苦笑着思忖，为这一张笑脸，险些让我倾家荡产。都督上前拉住黄大中的双手，连声说老夫有你这样的学生，大慰平生。又抚着他的背来到桌案边，把他搬到客椅上，自己才回到主座，喊俏儿亲手上茶。俏儿看面前两个男人，泾渭分明：一个已现龙钟，皮松肉垂，面如灰土，两眼无神，形同槁木；一个正值壮年，器宇不俗，面如方田，双目炯炯，英气袭人。又知那大把的银子竟是这气度不凡的刺史所出，她心中早生取舍之念，端一杯茶，移至近前，嚶吟求偶般娇滴滴说道：“黄大人，请用茶。”黄大中闻言抬眼，倏然间一双秋波袭来，那娇羞之态烘托着的脉脉含情的眼神，险些让黄大中真魂出窍。幸亏茶杯在小盘中一歪烫了他的手，才掩住了失态，而那娇羞之态烘托着的脉脉含情的眼神，却牢牢地烙在他心上。

都督的话不外是与徐直说的那一套陈词滥调，外加些善解人意、高风亮节一类词，见黄大中犹郁郁寡欢，知是伤他太深了，又开导道：“自古成大事的人，均为意志之强者，这其中要旨，在于忍人所不能忍，老夫就是要在这方面历练你，才在你政绩斐然时故意冷落你，而你却交出这样高超的答卷，真让我大为欣慰。说实话，大中啊，你以尊师称我，老夫真是汗颜啊。”其实黄大中心里至忧的，是以后日子怎么过，可这出戏无论如何也要收场，于是说道：“大人之论，颠扑不破也。”随之心里暗道：“不破才怪呢。”而后又说了一番“胜读十年书”之类



的话，强挤出几番笑模样。

送走都督，黄、徐二人回到刺史府。黄大中坐在大堂上，愁肠百结，默然无语。

“这道坎总算过去了，你还愁什么呀！”徐直一副已释重负的样子。

“你心里明镜似的，倒来问我。”黄大中不满地说。

“噢，你说钱哪，端着聚宝盆，还犯愁，难怪都督说你是木头。”徐直话中有话。

“这话怎么讲？”黄大中愁眉稍展。

“你坐的那把交椅不就是聚宝盆吗？对了，后天就是你的生日，这钱不就来了。”

“后天哪是我的生日，胡说八道。”黄大中若有所思。

“早过晚过不都是过吗？”于是徐直一发高论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于是刺史府开始筹办黄大中的生日，发请柬，办酒席，贵客盈门，礼金满堂，这生日一办而不可收，不到六个月，刺史府连办了四个生日宴，于是黄大中愁肠的结，一个个解开了。此后，黄刺史设有百路，路路均来钱。先是巧取，继之以豪夺，黄大中方才知，有刺史大堂的交椅在，这钱来得真是容易，一年以后，黄刺史已腰缠万贯了。

有钱了，黄大中打点上司便来得轻松，官也做得格外滋润。且每当上面分配重任，他便有大进项，由此推而广之，委任官员、办案、征税、征粮如是等等，无不来钱。聚财，少不了做昧良心的事，现在黄大中对于此道，已经驾轻就熟了，然而每当做了缺德事，面对着白花花的银子，他也不免良心发现。家里的钱多了，他也认知自己变坏了，唉！肉先腐而后虫生，在这黑色的染缸里，不黑也得黑。而当黄大中想到这些时，往往又自我开脱：这真怨不得我，我是被逼无奈。